

盖章帝

□ 余毛毛（安徽安庆，公务员）

如果你不显摆，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过人之处。我的过人之处是盖章，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，我自封为“盖章帝”。

自打第一任领导将公章交给我之后，每次新领导初始伊来（现在是第七任了），我都要向他们提出我的恳求，那就是我不想掌管公章了。这些领导们各有各的领导艺术和用人方法，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我的性格中有种忠厚老实的东西，是一个不会胡来的人，就是本部门最适宜保管公章的人。所以这么些年，公章一直在我这，就像是长在我身上的一个器官，我是甩也甩不掉，挣也挣不脱。

我们单位被区政府定性为经济主管部门，承担区里的改革与发展两大重任。改革与发展，这词多大，但无论怎么大，都要落实到细微处，都要落实到我这个公章上来。

穷人们要购买公房、要申请领取低保金等等之类的事，都需要我来认定盖章；富人们要办项目，要申请扶持资金之类的事，也要来找我盖章。我的态度是一视同仁，对穷人不亢，对富人不卑，我有一双很坏的眼睛，高度近视兼着高度散光，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我这双眼不势利。当然，我也有态度不好的时候，因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，都有二的，他们质疑我的盖章水平，往往是我正要盖的时候，他们却提醒我材料底下要垫个东西，有的甚至拿东西往下塞，比如一本书一叠纸什么的，他们生怕我盖不清，那时候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很不耐烦地说：“搞什么，我办事你放心。”然后啪地盖出一个完整、五角星正对着我胸口的公章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就是在一堆沙上或一块豆腐上，都能盖出一个完整的章来。



盖章是件绝对平淡的事，但正如死水有微澜一样，偶尔也有那么几件令人感慨的。比如说，我在盖章时遇上了我的第一封情书阅读者，那时我们在初一，那时候她黑黑瘦瘦的，但我却总认为她很高大，我老觉着她像刘胡兰。还有一次，我遇到了我妈家楼下邻居老大爷，他老是气我妈，说他家子女个个好，女儿在中移动，儿子在税务局，那意思是我妈不会养孩子，我那天很是替我妈报了一箭之仇。那天我很是摆谱地让我的两个手下一个为他倒茶，一个为他点烟，我学着我们区长的派头居高临下地对他问长问短，然后空前洒脱地为他连盖了四个章（材料一式四份）。

如果有一天，我快要不行，我儿子问我在墓碑上刻点啥，我会叫他刻上：“这个人来过这个世界，写过文章，盖过公章。”

四线城市的财富故事

□ 小七（上海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

表姐曾是国企职员，工作早，下海也早，20多岁脱离单位，就此在自己的财富道路上一路向前。

一开始，表姐开酒吧。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南方小城市，夜夜笙歌。年轻人需要娱乐，官员商人需要应酬，表姐的酒吧，生意兴隆。那几年，不仅是酒吧，赌场也是一个兴盛的“行业”。表姐的一个哥哥，开了赌场，另一个哥哥替他看场子，这位哥哥曾有不光彩的人生记录，在赌场里正好派了用场。这样，表姐兄妹都杀入了休闲娱乐行业，在当地颇有影响。

就像多年前的眼光和魄力一样，表姐酒吧经营多年后，去年我惊闻她转行了，这次她跨界跨得有点大，开了家幼儿园，从休闲娱乐业转战教育。

当地普通民办幼儿园，收费在每月

1000—2000元，而表姐的幼儿园定位高端市场，学费是每月4500元。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其实不用担心，就像北上广吸纳各地的财富一样，四线城市是周边县城财富的聚集地，县乡里的有钱人都要在市里买房子，把孩子送到市里接受教育，只要品质好，家长们是不会嫌贵的。

因为这样的高收费，幼儿园在当地引起很大争议，广播电台里专门讨论，读这么贵的幼儿园有没有必要。

按道理，越争论表姐应该越高兴，正好给她做了免费广告。不过也应了“人怕出门猪怕壮”，表姐幼儿园的风头引来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。当地有几十家无证幼儿园，表姐也手续不全，但主管部门单就点了她的名。有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亲戚指点，表姐一定是没打点好环节。



现在，幼儿园继续在招生，看起来，表姐已经解决了她的问题。

不仅是表姐，我那些生活在四线城市的亲戚们，但凡脑子活络，有人脉有门路的，多多少少都做点生意。

另一位漂亮表姐，事业单位工作，这个单位经常接待省内外各种政府部门的考察团，表姐的职位是办公室主任，接待考察团的饭桌上，她是拼酒的“主力”。多年的接待工作，为表姐赢得了五湖四海的朋友，这样的资源，不用太可惜。表姐夫辞了工作，开公司销售高档酒，表姐强大的人际网络给他们的生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每次我回乡，总要被表姐表哥们教育一番，见我和先生不会用才能和关系赚更多的钱，他们实在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